

清史列傳

王鍾翰點校

清史列傳

第一五册
卷五七至卷六〇

中華書局

清史列傳卷五十七

新辦大臣傳一

李鴻章

李鴻章，安徽合肥人。父文安，刑部郎中。鴻章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十年，散館授編修。咸豐二年，大考二等，賞文綺。時髮逆竄陷楚省，江皖震動。三年正月，命隨侍郎呂賢基回籍練鄉勇。五月，禦賊和州之裕溪口，獎六品頂戴、藍翎。四年，克含山，加知府銜，賞換花翎。五年五月，丁父憂，仍留營。十月，克廬州，奉旨交軍機處記名，以道府用。六年，克無為州，賞加按察使銜。七年，論疊次剿匪功，奉旨交軍機處記名，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。

八年，侍郎曾國藩駐師江西，留襄營務。九年五月，曾國藩檄同候選知府曾國荃赴景德鎮助剿，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。十月，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，未赴任。十年，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議設淮揚水師，令鴻章統之。十一年，復奏遵籌鎮江援剿之師，以鴻章應，並密陳才可大用。鴻章乃歸募勇，皖省爲髮、捻蹂躪殆徧，惟合肥恃民團苦戰得獨全。鴻章所募者，舊團強半。選擇將領，釐定營制、餉章，悉法湘軍，是爲淮軍之始。同治元年二月，賊陷松江、太倉諸州郡，直壓上海。戶部主事錢鼎銘等詣曾國藩

軍次乞援，且集銀十八萬兩，租輪舶六，泝江迎師。議者亦謂上海爲籌餉膏腴之地，不宜輕棄，而鴻章一軍節爲賊阻，不得達鎮江。曾國藩乃奏飭鴻章移師上海。

三月，超署江蘇巡撫。初，蘇松太道吳煦權江海關稅，時以重貲啗英、法諸酋，借其兵力爲助，又令美國人華爾募夷兵數千，益以中國應募者，名常勝軍，嘗合松滬官軍英、法兵，攻克松江、嘉定、青浦，鴻章至，悉隸焉。四月，常勝軍英、法兵會民團復奉賢。方議趨金山衛，適松滬官軍覆於太倉，鴻章撤英、法全軍回援嘉定，賊攻急，英、法兵突圍入，挾各官暨留防兵遁歸上海。自是不復遣兵助剿。嘉定、奉賢再陷，賊勢專注青浦、松江。五月，青浦守將華爾棄城走保松江。賊方厚集於泗涇，距上海遠，中多港汊，謂官軍不能猝進，增壘爲久踞計。於是鴻章駐營新橋，飭總兵程學啟、滕嗣武、韓正國領隊先進，而自督師繼之。賊數萬犯新橋，鴻章檄參將郭松林等回援，縱橫合擊，乘勝復攻泗涇，解松江圍。上以鎮江爲南北要衝，疊促鴻章赴鎮，如前議。鴻章密言：「夷兵不可久恃，滬防必須自強。賊謀以大股掣江寧之圍，臣亦急思馳往鎮江，就近援應。無如陸軍僅有數千，分兩處則均不得力，專一路則尚可自立。軍事以得人心爲本，臣軍到滬後，稍繫士民之望，未便輕動，失衆心。容臣將滬事就緒，再議出江。」疏入，命緩行。鴻章議先復浦東廳、縣，飭所部進南匯之周浦鎮，克南匯。賊自金山衛、川沙廳大舉來犯，復破之，遂復川沙、奉賢。六月，克金山，浦東大定。七月，諸軍會拔青浦，僞慕王譚紹光自蘇州糾衆十數萬謀救青浦，不得逞，撲北新涇防營，分擾法華鎮以西，且及上海。鴻章飛調青浦各軍，以半留守，半趨泗涇七寶，繞出賊後，親督上海軍當其前。軍次虹橋，賊憑河據壘，左右伏以待。鴻章策騎旁

馳，疾過之，與援軍遇於北新涇，前後夾擊，賊敗走嘉定。九月，進攻嘉定，克之。譚紹光乃糾蘇杭賊大股來犯，由崑山、太倉北竄，連營於四江口、三江口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，將內竄。鴻章檄所部齊集黃渡，三路並進，自晨至暮，身自督戰，諸軍踰濠入，斃黃衣酋目數人，賊大奔。水師循趙屯港截擊，復大潰，追至三江口，殲焉。於是松滬解嚴。

捷入，授江蘇巡撫。先是，華爾援浙，戰歿慈谿，代以其副白齊文。十一月，奉調赴江寧，漸懷異志，閉松江城索餉。鴻章與英提督議約十六條，黜白齊文捕治之，易以英將戈登，裁定三千人，減其冗費，束以紀律，常勝軍始復爲用。常熟守賊駱國忠、董正勤舉城降，福山諸海口皆下。僞忠王李秀成悉衆圍常熟，江陰援賊復竄陷福山。鴻章飭水師護常勝軍出海，攻福山，不克而還。二年正月，兼署五口通商大臣，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，是爲鴻章創興洋務之始。常熟圍急，鴻章遣諜密諭駱國忠等固守，檄道員潘鼎新、提督劉銘傳以三千人乘輪舟趨福山，二月，奪福山石城。常熟軍知援至，亦啓城出擊，俘斬略盡，圍乃解。三月，復太倉州城。四月，復崑山。

江蘇爲財賦之區，而賦額之重爲天下最，蘇、松、太之浮糧尤爲蘇省最。弊由沿襲前代官田租額。乾隆中年以後，辦全漕者數十年。自道光三年、十三年兩遇大水後，無歲不荒，無縣不緩，蠲減曠典，遂爲年例。又有官墊民欠一款，大抵移雜墊正，移緩墊急，移新墊舊，移銀墊米，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。其後或豁免，或攤賠，同歸無著。鴻章歷陳積弊，請准減定蘇、松、太糧額，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，折衷定數，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，九十萬石以上，著爲定額。下所司議行。五月，又

奏：「密察賊情地勢，有可慮者三，可幸者二。」蘇、常、杭、嘉爲東南財賦最盛之區，逆乘必死守力爭，一可慮；蘇、嘉各郡湖河蕩港，千百通聯，我難進而賊易守，二可慮；李秀成爲諸賊冠，多狡謀，去年迄今，圖救江寧，分竄皖、江南北，又欲繞竄揚州裏下河，若攻剿過急，則或挈衆來援，或別圖竄踞，三可慮。惟是江、皖、浙東各有重兵堵截，提督鮑超等能再速克江浦、浦口，扼斷北賊過江之路，都興阿、吳棠能力堵淮揚，不使賊竄入裏下河，則剿辦較易，可幸者一；李秀成、李世賢分踞蘇浙，自見挫官軍，精銳大減，膏腴亦去其半，現惟嘉興、陳炳文部賊較多而悍，有蔣益澧扼其前，臣軍綴其後，常州、無錫賊援甚廣，深入頗難，但使穩紮穩進，徐圖制敵，可幸者二。臣軍爲數已逾四萬，今擬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，以程學啓所部陸軍當之，由常熟進江陰、無錫爲一路，以李鶴章、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，由泖澱進吳江、平望、太湖爲一路，則李朝斌水師當之，皆欲規取遠勢，以翦蘇州枝葉，而後圖其本根也。又恐杭、嘉、湖各賊繞竄浦東，窺撲松、滬，復令常鎮道 潘鼎新八營扼金山衛，編修劉秉璋七營扼洙涇，副將楊鼎勳五營扼張堰，聯爲一氣，以防內竄，以固全局。」報聞。六月，飭程學啓、戈登進吳江，連破各隘，賊以城降。

七月，允兩江總督 曾國藩奏，毋庸改設南洋通商大臣，仍命鴻章兼理。於是鴻章分飭程學啓、戈登規蘇州，李鶴章、劉銘傳規江陰，潘鼎新、劉秉璋規嘉善，以牽制賊勢，而李秀成由蘇州糾集僞納王部雲官等水陸十萬，偪大橋角營。李鴻章馳軍四擊，賊稍卻。九月，李秀成復由蘇州、無錫、溧陽、宜興聚衆八九萬，泊運河口，自將悍賊踞金匱之后宅，諸賊從望亭后宅屯營互進。李鶴章亦立八營於大橋角

與之持。(二)鴻章以巨賊麇集西路，志在保無錫、援蘇州，乃檄李鶴章、劉銘傳堅守後路，抽銳卒翻營猛擊，程學啓、戈登由蘇州西北橫出賊後，攻克蠡城、黃埭，周盛波亦擊走芙蓉山賊，克雁臺塘頭，郭松林又敗賊於安鎮興隆橋。李秀成移居麻塘，李鶴章、劉銘傳合擊，大破之。於是蘇、錫之賊皆大困。賊陷江南，以江寧、蘇、杭爲三大窟，而蘇其脊脊，故李秀成百計援蘇州。譚紹光尤凶狡，誓死守，附城築長城石壘，堅不可拔。程學啓等頓軍河東，累月不下。十月，鴻章泣蘇視師，益趣攻。程學啓緣南岸，戈登緣北岸，鴻章新督驍健，出炸礮二十餘，毀其長城石壘。邵雲官等密款乞降，鴻章令斬李秀成、譚紹光以獻。李秀成夜遁，邵雲官等刺殺譚紹光，開齊門迎師。時降酋列名者，邵雲官、伍貴文、汪安均、周文佳、范啓發、張大洲、汪懷武、汪有爲八人，其精銳猶逾十萬，分屯閩、胥、盤、齊四門，歃血誓生死。程學啓恐難制，白鴻章誅之，搜斬悍黨二千餘。賞加太子少保銜，並賞穿黃馬褂。十一月，李鶴章等軍克無錫，飭程學啓、李朝斌水陸由吳江之平望會師嘉善守賊陳占榜降。嘉善既定，遂徇嘉興，賊守禦甚備，久乃克之。三年正月，戈登請以常勝軍攻宜興，鴻章令郭松林等水陸各軍合剿，克宜興，並克溧陽，敗金壇僞劉王、僞襄王之衆，平其附城諸壘，賊勢大蹙。

時僞護王陳坤書踞常州，方合丹陽、句容諸賊十數萬，繞出常州城北，擣官軍之背，以無隙可乘，復圖竄入腹地，以緩常州、嘉興之圍，循江而東，奄至江陰之南牖及周莊、華墅、楊舍，犯常熟，所過焚殺。鴻章飛檄郭松林等棄金壇勿取，疾馳歸援，令楊鼎勳、張樹聲選三千人，橫截江陰之焦店，而飭其弟李昭慶由嘉興赴援常熟。賊併集無錫、江陰、常熟間，圍常熟尤亟。黃翼升督水師自白茅口進，與李昭

慶、鄭國魁合擊，賊大敗，又擊走顧山陸市之賊，追過福山，常熟圍解。賊退屯江陰之楊舍、周莊、華墅、沙山，圖西竄。三月，鴻章馳赴江陰長涇，察賊勢，檄提督劉士奇、總兵王永勝會郭松林軍，由福山荒苑江岸進，自率李鶴章、李昭慶、黃翼升、鄭國魁水陸軍馳抵沙山，連破賊營，追越華墅，分兵邀擊楊舍。賊惶遽，夜竄雲亭，劉士奇、王永勝設伏雞籠山，敗之。別賊萬餘，夜於三河口設浮橋，雲亭賊至，欲渡而西，官軍蹙之，賊爭道，橋斷，尸積水不流。鴻章乃至常州督軍，常州西北通丹陽，西南通金壇。鎮江防軍已克丹陽，提督鮑超克金壇，外援盡絕。陳坤書猶率悍黨死拒，鴻章令戈登礮隊攻南門，劉銘傳攻北門，劉士奇、王永勝攻東南隅，時久雨忽霽，煙燄反撲，城傾數十丈。鴻章揮軍登城，諸軍接刃直前，陳坤書猶揮賊數千巷戰，盡斬之，擒陳坤書。四月，復常州城，賞騎都尉世職。常勝軍多失律，及攻常州，又畏懦不先登，戈登慙，思歸國，乃撤常勝軍。鴻章疏言：「戈登屢立戰功，請優獎以示榮寵。」詔如所請行。六月，江寧平，錫封一等伯爵，並賞戴雙眼花翎，尋賜伯號曰肅毅。偽堵王黃金擁衆十萬踞湖州，集悍賊於晟舍。鴻章以蘇湖接壤，防其竄越，令潘鼎新以水陸軍拔長興，進擊晟舍，毀其壘卡。七月，會浙軍襲湖州，劉銘傳亦克廣德州，追斃逆首黃文金。江浙肅清。四年正月，飭郭松林、楊鼎勳率軍航海赴閩，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軍壘克漳州、漳浦等城。四月，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曾國藩爲欽差大臣督其軍，鴻章暫署兩江總督。五月，奏遣潘鼎新一軍由海道赴天津，屏衛畿輔。九月，諭鴻章統率所部各軍赴豫西防剿，兼顧山陝。鴻章歷陳兵勢不能遠分，餉源不能專恃，軍火不能接濟，遂寢前議。五年七月，河漫高郵汛，掣卸清水潭壩，命會同漕運總督吳棠勸修，工成，予優敘。九

月，命鴻章馳往徐州，妥籌淮徐以東各路防務。

十月，曾國藩因病乞假，鴻章署欽差大臣，節制各軍專辦剿匪事。捻匪時分股爲二；張總愚竄陝西爲西捻，任柱、賴文光竄山東爲東捻。鴻章甫視事，東捻卽南趨金鄉、魚臺、豐、沛諸縣，謀犯清淮，既挫於官軍，反走山東，越河南，竄湖北。鴻章飭劉銘傳、劉秉璋、周盛波、張樹珊等躡剿入鄂，敗之。六年正月，授湖廣總督。二月，賊由湖北竄擾河南，直趨山東，五月，渡運河，濟南戒嚴。淮、豫、東、皖各軍雖屢勝，而賊瞬息千里，不能制。鴻章以督辦軍務日久疲師，奉旨戴罪立功，迅赴山東會剿。始，曾國藩督師時，議於運河東岸沿隄築牆，杜賊竄越。鴻章守其策，而注重運西，飭豫軍提督宋慶、張曜兩軍分守山東東平以上自靳口至黃河沈家口，周盛波分守開河至靳口，劉秉璋分守濟寧至開河，楊鼎勳分守趙村石佛至南陽湖，李昭慶分守灘上黃林莊至韓莊八牘，皖軍黃秉鈞等分守宿遷運河上下游。聲息相通，互爲策應，使賊不得出運。六月，抵濟寧，賊又由濰縣趨竄登、萊。鴻章謂賊蹤飄忽，當偪入海隅，以圖聚殲，乃創膠、萊河防之策。令劉銘傳、潘鼎新於膠、萊河南北二百八十餘里築長牆，會合豫軍、東軍分汛設守。奏言：「衡量利害之輕重，與其馳逐終年，流毒江、皖、東、豫、楚各省，不如棄一隅以誘之，與其往復運、東、濟、泰、兗、沂、青及蘇之淮、徐、海各地，均受其害，不如專棄登、萊以扼之。膠、萊河之防不密，則登、萊無可扼，運河之守不密，則膠、萊仍不足恃。賊已進窺膠、東，擬俟運隄與膠、萊河防次第布置，卽當抽兵進剿，庶滅一賊，少一賊，賊智自困，而兵力不疲矣。」時任賴諸賊麇集萊陽、即墨間，恐膠、萊河防斷其竄路，伺隙反撲，隄牆數敗。七月，賊果潛由海神廟撲渡濰河，東軍不及禦，

膠、萊防潰，下部議處。鴻章亟飭淮、豫各軍嚴扼運防，而令劉銘傳、郭松林、楊鼎勳三軍往來躡擊。十月，追至贛榆，降酋潘貴升槍斃任柱於陣，賴文光竄山東。十一月，劉銘傳等追敗之諸城、濰縣、膠州，賊窮蹙，遁入海濱洋河、瀾河之交。官軍圍擊，賴文光率騎數百走而南。十二月，復糾集千餘騎，突至沐陽，衝渡六塘河，竄揚州，道員吳毓蘭駐守運河，擊擒之，餘匪悉降。東捻平，賞加一騎都尉世職。

七年正月，西捻張總愚由山西吉州臨冰北竄，疊諭鴻章迅飭劉銘傳各軍入援。未至，賊已分竄直隸東北平鄉、雞澤、南和諸縣，下部嚴議。兼命鴻章親督所部，自臨清、德州剋日入直，相機剿辦。又以賊蹤闖入衡水、定州，奉旨拔去雙眼花翎，褫黃馬褂，革騎都尉世職。鴻章奏言：「辦流寇以堅壁清野爲上策，嘉慶間川楚教匪賴此成功。卽東捻流竄豫東、淮北，所至民築圩寨，深溝高壘以禦之。賊往往不得一飽，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。河北平原千里，無險可守，民又不知築寨自保。張總愚本極狡猾，遂得肆意蹂躪，無處不流；且自渡黃入晉，沿途擄獲羸馬甚衆，步賊多改爲騎，趨避既捷，肆擾尤易。自古治賊，必以彼此強弱饑飽爲定衡，賊未必強於官軍，但彼騎多而我騎少，自有不相及之勢，彼可隨地擄糧，我須隨地購糧，賊常飽而我常飢，又有不能及之理。今欲絕賊糧，斷賊騎，惟有勸諭直隸、山西河北紳民，堅築圩寨，如果十里一寨，賊至無所掠食，兵至轉得買食，賊雖流而其技漸窮。」二月，鴻章督軍進德州，敗賊安平、饒陽。三月，賊竄晉州，渡漳沱河，南入豫，折竄直隸，撲山東東昌。四月，趨在平、德平，由德州西奔吳橋、東光，偪天津，下部議處。命總統北路軍務，限一月殄滅。鴻章以捻騎久成流寇，非就地圍圍，終不足制賊之命。是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爲言，而直隸地平曠，無可圍圍，

欲就東海南河形勢，必須先扼西北運河，尤以東北至津沽，西南至東昌，張秋爲鎖鑰。乃飭援津之郭松林、潘鼎新兩軍掘開滄州迤南捷地壩，洩運水入減河，於河東築長牆，斷賊竄津之路。東昌運防，則淮軍自城南守至張秋，東、皖諸軍自城北守至臨清，並集民團協守。賊自鹽山南竄，撲東昌運河，無可乘，復散走。閏四月，以剿賊逾限，予嚴議。時賊爲官軍所逼，奔突不常，北謀越減河，南謀越運河，以北路軍勢重，銳意南行，迴翔陵縣、臨邑間，旁擾在平、德平，犯臨清運防。鴻章慮久晴河涸，民團不可恃，且晝夜追奔，疲士卒，欲乘黃河伏汛，縮地圈紮。以運河爲外圍，恩縣、夏津、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爲裏圈，號召民團，卽馬頰河南聯牆築卡，第餘臨邑南至濟陽濱河百里，冀就西南一隅以制賊。其時官軍大敗賊於德州揚丁莊，又追敗之商河，張總愚率悍黨遁濟陽，沿河北出德州，犯運防，上竄鹽山、滄州，皆爲官軍扼截，乃轉向博平、清平，適黃、運暨徒駭交漲，東昌、臨清、張秋、牯河水深不可越，馬頰河亦經黃水漫入，河西北岸長牆縣互，賊竄地迫狹，勢益困。鴻章增調劉銘傳軍期會前敵，分屯在平之桃橋南鎮，至博平、東昌，圍賊徒駭、黃、運之內，而令馬隊於中兜逐，賊無一生者。張總愚投水死。西捻平，賞選雙眼花翎、黃馬褂、騎都尉世職，開復疊次剿捻不力各降革處分。

七月，賞加太子太保銜，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八月，入覲，賜紫禁城內騎馬。十一月，乞歸省，予假一月。八年二月，兼署湖北巡撫。八月，命馳赴四川查辦總督吳棠參款，覆陳所劾不實，惟道員鍾峻、彭汝琮降革有差。十二月，命赴貴州督辦剿苗軍務，川、楚各軍統歸節制。九年二月，甘肅逆回糾合土匪四擾，陝西兵力薄，總督左宗棠駐軍平涼，不克兼顧，命鴻章暫緩入黔，先赴陝西督辦軍務。七

月，剿平北山土匪。值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孩牽涉教堂，毆斃法國領事官，法國使臣羅淑亞素犯急，且以兵艦集津沽，爲恫喝計。廷議促鴻章移師天津，密籌防衛。八月，調直隸總督。諭偕前任總督曾國藩速定讞，尋奏上，羅淑亞亦無異辭。十月，撤三口通商大臣，以總督兼任，改爲北洋通商事務大臣。十年，日本初請通商，授全權大臣，與定約。十二年正月，偕兩江總督曾國藩奏選幼童赴美國肄業，又遴遊擊卞長勝等赴德國學習軍械技藝。五月，授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六月，授武英殿大學士。閏六月，河道總督喬松年、山東巡撫丁寶楨籌治黃運兩河以通漕，下鴻章議。鴻章覆陳：「淮徐故道勢難輒復，借黃濟運，與借衛濟運及堵合霍橋決口、築隄束水諸策，流弊亦多。河在東，雖不亟治，而後患稍輕；河回南，卽能大治，而後患甚重。近世治河兼言利運，遂致兩難，卒無善法。不知黃水既不能入運，斷難一治而兩全。爲今之計，似不得不出於河自河、漕自漕、治河之策，不外古人「因水所在，增立隄防」一語。應令河東總督、山東巡撫察度形勢，量築隄埝，俾資周防而期順軌。議漕政者，皆不以規復河運爲望。然自道光六年卽創辦海運，咸豐以後無年不由海運，無年不由采買。今日海道暢行，輪舶駢集，轉輸既捷，費用大省，而蘇浙漕糧現既統行海運，江廣等省本改漕折，宜由各督撫酌提本色若干石，運滬解津。不然，指撥漕折，由南省采買運津，或由天津招商采辦亦可。若慮緩急之間，京儲匱乏，應於無事時多籌采運，使數年中得有一年之蓄，則內顧可以無虞。」上嘉其所奏詳盡，下部議行，兼諭喬松年、丁寶楨勘築隄埝，以資捍禦。十二月，以明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，及上親政後初屆元日令辰，下部優敘。十三年三月，授全權大臣，與祕魯國議招工事，因定和約專條。十月，

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，加恩中外大臣有老親年八十以上者，鴻章母未及八十，特賞御書匾額，玉如意、大卷江紬八絲緞袍褂料。十二月，調文華殿大學士。

光緒元年，日本與臺灣生番爭，船政大臣沈葆楨治臺事，鴻章飭提督唐定奎率淮軍渡海助剿撫。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奏籌善後海防六策，命詳議以聞。鴻章覆奏如原議，略謂：「所陳練兵、簡器、造船、籌餉、用人、持久六條，均救時要務。所未易猝辦者，人才之難得，經費之難籌，畛域之難化，故習之難除。今日所急，惟在力破成見，以求實際而已。舍變法與用人，別無下手之方。伏願皇上顧念時勢艱危，節省冗費，講求軍實，造就人才，皆不必拘執常例，而尤以人才爲急。要使天下有志之士，無不明於洋務，庶練兵各事，可期逐漸精強。積誠致行，尤需歲月遲久，乃能有濟。目前固宜力保和局，卽將來器精防固，亦不宜自我開釁。」二年，英國使臣威妥瑪因雲南戕殺傳教士馬加里，要求不遂，下旗將歸國。鴻章以全權大臣赴煙臺，邀威妥瑪商辦。威妥瑪堅求嚴辦，適俄、德、法、美、日、奧六國公使及兵艦齊集煙臺，鴻章故示整暇，往來談讌，並召諸使水師將領大會樂飲。六國協力阻英之請，乃與威妥瑪定優待往來通商事宜，復尋舊盟。三年，議覆穆宗毅皇帝、孝哲毅皇后升祔位次，奏言：「禮親王等請仿照奉先殿成案，增修龕座，爲折中之論。惟太廟規制有定，國家統緒無窮。醇親王請明降諭旨，曉示天下，自今以往，親盡則祧，並請以後殿東西二梢間永藏祧主。此則導皇上以大讓，酌廟制以從宜。禮貴因時，讓爲美德，非天子不議禮，應否允行，應秉聖裁。」詔並如議。八月，晉、豫亢旱，鴻章籌巨款賑濟。時直隸亦患水，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，累年漫決，害尤甚。鴻章修復金門、廂及南、上、北三灰壩、盧溝橋

以下二百餘里，改河築隄，緩其溜勢，別濬大清河、滹沱河、北運河、減河以資宣洩，自是水患少紓。五年，恭題穆宗毅皇帝、孝哲毅皇后神主，賞加太子太傅銜。

六年七月，始創海軍，訂造鐵甲諸船於外洋，以管駕需才，奏立北洋水師學堂。電報之設也，鴻章初行於大沽、北塘海口礮臺，以通天津，傳達號令。八月，遂設南北洋電線，自天津循運河逾江抵鎮江而達上海，互三千里。未幾，各國請於上海建萬國電報公司，暨南北洋海線，於是接辦沿海陸線，過浙閩至粵，道里以倍。後十餘年間，電線徧達各省。巴西通商，以全權大臣定約。十二月，福建巡撫劉銘傳疏請開行鐵路，鴻章議有九便，事下所司。七年六月，因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前歲春聖體違和，特諭各直省延訪良醫，鴻章疏薦道員薛福辰，至是大安，予優敘。九月，恭題孝貞顯皇后神主，賞穿帶滕貂褂。鴻章於江寧、上海有機器製造局之設，於上海有輪船招商局之設，天津舊有機器局，集資拓充，並開採磁州煤鐵礦，開平煤井，又設上海紡織局，近築津榆鐵路，遠開漠河金礦，以濬中國之利源，杜外人之侵占。先後得旨允行。

八年三月，母病，予假一月，赴鄂省視，賞人漚。旋丁母憂，賜祭一壇，回籍時著地方官妥爲照料。諭俟百日後，以大學士署理直隸總督。鴻章累疏固辭，始允開缺，仍駐天津，督練各軍，並署通商大臣。六月，朝鮮內亂，鴻章時在籍，詔赴天津。署總督張樹聲先飭提督吳長慶率淮軍援朝鮮，定其亂。鴻章因爲朝鮮酌定善後之策。九年正月，奏請回籍營葬，予假兩月，假滿即回署任。六月，命署理直隸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累疏乞終制，不允。十年八月，服闋，授大學士、直隸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十月，慈禧

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皇太后五旬萬壽，賜御書「揆元經體」匾額，仍授文華殿大學士。時法越構兵，越之山西、北寧皆陷。雲貴總督岑毓英督師行邊，爲越南援。法乃自請講解，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訂簡明條款，既竣，而法人伺隙陷越之諒山，薄鎮南關，兵艦駛入南洋，分擾閩、浙、臺灣，邊事大棘。北洋口岸，南始煙臺，北迄山海關，延袤幾三千里，而奉、直接壤之旅順口爲首衝，飭提督宋慶等率軍守之，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以蚊快船表裏依護，副將羅榮光守大沽，提督唐仁廉守北塘，提督曹克忠、總兵葉志超守山海關內外，總兵全祖凱守煙臺，重兵聯絡，海疆屹然。十一年正月，朝鮮亂黨突入王宮，戕其執政大臣六人，日本陰助之。駐防提督吳兆有等以兵入護，剿除亂黨，傷及日本兵，日本藉以爲辭。鴻章奉命爲全權大臣，允其撤兵，而所索議處統將、撫卹難民，則嚴拒不許。法大敗於諒山，又不獲逞志於閩、浙、臺灣，復尋成。四月，授全權大臣，與法使巴德納增減前約，法事乃弭。五月，以籌濟滇、粵前敵餉需軍火無缺，下部議敘。

西人水陸將士皆出學堂，鴻章奏仿行之，挑選各防營弁勇入武備學堂肄業。九月，設海軍衙門，醇親王總其事，命鴻章會同辦理。十二年，以全權大臣定法國通商滇粵邊界章程。十三年，會訂葡萄牙通商之約。十四年，海軍成，爲船二十有八艘，檄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隊，周歷南北印度各海面，練習風濤陣技，歲率爲常。十五年，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歸政，懿旨賞用紫韁。十七年二月，命偕山東巡撫張曜校閱海軍。十一月，熱河教匪滋事，蔓延平泉、朝陽、建昌、赤峰四州縣，分擾蒙古翁牛特諸旗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往剿，旬日平其亂，下部議敘。十九年正月，鴻章年七十，慈禧

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御書「調鼎凝釐」匾額，棟樑華夏資良輔，帶礪山河錫大年」對聯，「福」、「壽」、「益壽」字，御筆蟠桃圖、無量佛、帶膝貂褂諸珍物，上御書「鈞衡篤祐」匾額，「圭卣恩榮方召望，鼎鐘勳勩富文年」對聯，「福」、「壽」字，無量佛，諸珍物賜之。二十年，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，賞戴三眼花翎，子經邁員外郎。

五月，朝鮮以東學黨亂來乞師，飭提督葉志超助之，日本亦以重兵至。官軍屢戰不利，日本乘勝內侵，連陷九連城、鳳凰城、金州、岫巖、海城、蓋平、營口、大連灣、旅順口，復踞威海衛、劉公島，奪我兵艦。八月，奉旨拔去三眼花翎，褫黃馬褂。十月，革職留任，摘去頂戴。二十一年正月，賞還翎頂、黃馬褂，開復革留處分，授爲全權大臣，往日本議和。三月，於馬關會訂條款十二，割臺灣以畀之，日本交還所侵地，乃成和。七月，留京入閣辦事。十二月，命充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，並往德、法、英、美諸國聘問。二十二年正月，懿旨召見准令扶掖。鴻章周歷各國考察政治，七閱月回京。九月，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十二月，充經筵講官。二十三年，充武英殿總裁。二十四年正月，特恩免帶領引見。五月，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。七月，奉旨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九月，命往山東查勘黃河工程。十月，賜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。

二十五年二月，鴻章偕河道總督任道鎔、山東巡撫張汝梅疏言：「山東黃河自咸豐間銅瓦廂改道以來，光緒八年後潰溢屢見，遂普築兩岸大隄，尺寸初不高寬。乃民間先就河涯築有小埝，隨灣就曲，緊逼黃流，又因河灘淤高，埝自加增，官民相率守埝。大隄日久失修，每遇汛漲埝決，隄亦隨決。此歷年

失事病根也。古今言治河者，惟讓地於水，實爲上策，其次則惟有展寬河身。今兩岸大隄相距有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，應卽就此兩隄加倍高厚，永爲修守，似不失爲中策。第兩岸之中，先有襄隄守埝之處，小民安土重遷，不肯遠去，非可旦夕議定。暫宜照舊守埝，徐圖更張。至下口入海尾閘，尤關全局。現在水行絲網口入海，去路偏向東南，形勢不順，不能築隄。既無以束水攻沙，故不免下壅上潰。今勸得鐵門關故道，尚有八十餘里可通海口，較絲網口、韓家垣兩路爲順，工亦較省。然建攔河大壩一座，挑深引河三十餘里，修築兩岸大隄八十餘里，所需工費頗鉅。惟是下口不治，全河皆病。今欲大加整頓，不得不從長計議，覈實勘估。其餘如添修費以固根本，設減壩以洩異漲，以及設堡夫，辦豁免，設應汛等事，雖有先後緩急之分，實爲將來必不可少之舉。大約此項鉅工，五六年可期辦竣，略如從前南河規模，但需南河三四年修費，則一切法制，犁然畢具；而山東無蓄清敵黃之累，收效亦較爲遠大。乃上所籌十策，及比國工程師盧法爾擬具治河新法，以備采擇。又言：「遷民修隄之舉，繁瑣委曲，斷難剋期告成。而頻年決溢，河底積淤，如再節次決口，不特一切工程種種棘手，兩岸災民何忍再罹昏墊？爲今之計，惟有擇要加修兩岸隄埝，疏通海口尾閘，既爲目前救急善策，亦卽治標以待治本之要圖。」疏入，命軍機大臣等覈議施行。十月，充商務大臣，前往南北洋各埠考覈商務。十一月，署理兩廣總督。

二十六年正月，京察，鴻章自同治三年始，十三次京察，並蒙優敘。二月，以皇上三旬萬壽，賞穿方龍補服。六月，調補直隸總督，兼北洋通商大臣。時值拳匪肇亂，八國聯軍攻奪大沽砲臺，陷天津。七月，入京師，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西幸，命偕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，便宜